

說以化佛

蓮紅海華

著盦悔姚



局書學佛海五

佛化小說
孽海紅蓮

山陽姚悔盒著

萬紫千紅。和煦宜人的春天。眨眨眼已經過去。又到那夏日炎炎的
五月初了。各家都循着舊例。在大門上面。掛起長劍式的菖蒲。馬鞭般的
野艾。多少大小男女孩子。都穿起花花綠綠的新衣。手裏拿着糯米糉子。
頭上戴着黃絨製的小老虎。在每家門前。連跳帶蹤的。一壁吃着。一壁唱
着重腔乳調的短歌。好像歡迎這快樂的端午節一般。那揚子江邊。應時
點綴的競渡龍舟。早已趁時而興了。一陣陣鑼鼓的聲音。直敲得震天價



響。好像也在那裏。引誘人們去欣賞似的。

黃德和是浦口鎮上。數一數二的米行。因為店主黃人瑞。持籌握算。經營得法的緣故。行裏的生意。却是蒸蒸日上。發達非常。這天晚上。大家團坐一起。進晚餐的時候。黃人瑞堆下笑臉。向一個年輕的店員道。陶先生。後天已是端午節了。鎮江益康米行。尚欠我們五百多元的帳款。還未送來。我想明天。請你辛苦一趟。替我討來。等把帳收回。你再家去休息兩天罷。

陶宗侃是個勤懇耐勞的少年。在德和行裏。已有六七年了。因他辦事敏捷。且又善於應酬。不但黃人瑞對他另眼看待。就是行裏的同事。也沒一人不同他氣味相投的。當時他應聲答道。我本來在這節關。家去也

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。不過想趁此空閑的時候。回去看看。順便將家中零用。送了回去。現在店裏既然有事。我怎能回去呢。好的明天杜元吉。也要回家去哩。那麼我的家用。就託他順便帶去。也是一樣的。黃人瑞聽了這話。甚是滿意。當晚將晚飯吃過。陶宗侃就在小箱裏。拿出二十塊錢。來交給杜元吉。託他代至家中。並關照明天。因往鎮江收帳。不能回家過節了。

次日早晨。陶宗侃由黃人瑞那裏。拿了帳單。便由浦口搭輪船渡江。轉乘滬甯火車。在上午十一點多鐘。已經到了鎮江。便到益康米行。將五百多元的帳款。如數收到。那益康米店老闆陳益之。因他由遠道而來。且天已近午。便留他在店裏吃飯。那知飯將吃過。忽然刮起一陣狂風。頃刻

工夫。天上烏雲四合。電光閃閃。雷聲隆隆。下起傾盆大雨來。一連下了三四個鐘點。雨點方才小些。那店裏的人。看見這樣大雨。都紛紛留他住在店裏。等明天天晴。再回浦口罷。陶宗侃心想這何能呢。老闆既派我來收帳。總是等着錢用。而且又在節關。說不定尙等着我這款項。去還別人哩。倘我今天。因雨不能回去。那他不知道要急得什麼樣子哩。隨道。這是萬不能的。無論如何。今天總要趕回去的。因爲行裏。尙有要緊的事情。等我回去辦哩。那店中人道。此刻天已不早。上行的火車。尙未開來。此地靠江邊甚近。長江班開泰輪船。快要到了。那麼不如就乘輪船回去吧。今天晚上。還可趕到浦口哩。

陶宗侃聽說有輪船可搭。甚爲歡喜。當時便告辭一聲。僱了一部車

子。來到江邊。那漫天的大雨。雖然比將才小些。仍是滴滴瀝瀝的。下個不停。再向人家一打聽。船還要有一刻工夫。才能來哩。便在一家小茶館裏。坐了下來。一面躲避這無情風雨。一面好等着輪船。那知等了一個多鐘點。船仍沒有動靜。天已漸漸的黑了上來。直把他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。儘在桌子四面。不住的亂轉。忽然茶館裏一個伙計。急匆匆的由外面跑進來道。開泰輪來了。你們快上船去吧。說時茶館裏的人。隨即搬網籃。抬箱子。亂了起來。陶宗侃便將茶資付清。冒着大雨跑去。到了碼頭上一看。果然船已到了。隨就跳上船去。那身上的衣裳。早已被雨浸透。緊緊的貼在身上。好像落湯鷄一般。不禁暗自想道。衣裳雖然溼了。並不要緊。幸虧已到船上。所謂船家船家。至多再停三四個鐘點。就可到店了。心裏頓

覺安慰了許多。隨將外面的一件大褂。鈕扣解開。預備脫了下來。掛在船艙門口。給風吹着。那知手向懷裏一摸。不禁嚇得目瞪口呆。半晌透不出氣來。原來那剛由益康收來的五百多元的鈔票。早已不翼而飛。不知在什麼時候失掉了。頓時急得頭上的汗珠。像黃豆似的一顆顆的落了下來。再定心一想。隨即由船上跳下一溜烟的向岸上奔去。那茶館店的老闆。魏中和。看他氣急敗壞的跑來。忙問什麼事情。陶宗侃氣喘着道。我方才因趕船匆忙。一時失於檢點。把個手巾包兒。忘記丟在這裏了。那裏面是我替東家收的帳款。倘若遺失。我的性命就沒有了。魏中和道。你且莫急。我却拾着一個包兒。不知是你不是你的。究竟你的包裏。是放着多少錢呢。數目還記得清嗎。陶宗侃道。共總五百六十八塊錢。是十元的鈔票。

四十張。五元的三十五張。一元的三張。剛才由益康米行收來的。魏中和道。來來來。你跟我去同看。說時走到房裏。把一只抽屜抽開。取出一個白竹布的手巾包兒。陶宗侃一眼看見。正是自己的那個命根子。不禁連聲說道。就是這個。就是這個手巾包兒……魏中和隨手打開一看。果然裏面花花綠綠。都是包的鈔票。再把數目一點。不多不少。整整五百六十八元。一些也沒有錯悞。仍舊照樣包好。遞給他道。這包兒却是你的。你拿去吧。不過現在雖然物還故主。我却有兩句忠告。不得不向你說的。就是你們年輕出門的人。身邊帶着銀錢。總應隨時小心才是。因為現在世道人心險惡已到極點。稍涉大意。便出亂子。俗語說的好。財帛動人心。在這種世界。莫說你失了銀錢。無處追尋。便是緊緊密密的藏着。還有人想出種

種飛計騙術。來明偷暗竊哩。世間惟有這財色二字。是最惹人注目的。所以那層出不窮的人命官司。不是謀財。就是姦殺。以我個人而論。一年之中。耳聞目睹。一起一起的。也不知鬧了多少。連我也記不清楚了。況你帶着這許多鈔票。更當謹慎才是。幸虧你今天。丟在我這裏。若遺失在別的地方。還想能尋着嗎。你雖受了一場驚嚇。也算長了一番經驗。望你從今以後。要常常記着。不要忘了。倘再身邊帶着銀錢。那自然不會發生意外的事情了。你看我這話說的。是不是呢。陶宗侃聽他這番忠直良言。好像一盆冷水。由脊梁骨上直澆下來。不禁毛骨悚然。自己心裏。又是感激。又是慚愧。隨道這宗款項。實係替東家收的。承情賜還。不啻救我一條性命。又蒙直言指教。更令我萬分感念。你老這番恩德。只好永遠記在胸中。容

圖後報了。說時由包裹拿出兩張十元的鈔票道。這一點菲意是我送給你老。買茶葉吃的。並非酬謝。不過聊表我的寸心罷了。請你老莫嫌菲薄。賜光收下吧。魏中和哈哈大笑道。笑話笑話。你這樣一來。未免太瞧不起我了。你自己也不想。若是我要你的錢。老實說一句。這五百多塊錢。我已不還你了。現在既然如數給你。再拿你這二十塊錢。不是太笨了嗎。哈哈。你快收起來吧。你要知道。我並不是那些貪圖小利的人啊。陶宗侃見他嚴辭拒絕。心裏更是欽佩。忙堆下笑臉道。怪我一時鹵莽。未能想到。惟請你老原諒了。我現有事在身。不便多留。尙要趕回浦口去哩。只好下次再來拜見暢談了。魏中和道。現在輪船早已開了。上行火車已快要到。今天既欲趕回浦口。那麼只好乘火車去。還來得及。這鎮江地方。素來是個

有名的強盜碼頭。偷竊扒拿。件件都有。你的身上帶了這許多銀錢。一人單行。甚是危險。好的此刻我也沒甚事情。不如我來送你去吧。免得再生出別的岔枝來。那就難辦了。陶宗侃知他這是一片好心。也不便阻難。隨二人互相通了姓名。便僱了兩部車子。片刻工夫。已到車站。却巧由上海開來的火車。已經到了。陶宗侃便去將車票買好。魏中和一直將他送到車上。看着車子開了。方才走了回去。

陶宗侃呆呆一人。坐在車廂裏面。暗自想道。今天的事情。才多麼危險啊。若非遇着這位正直無私的魏中和。不能將帳款尋着。回到行裏。對於東家。怎好交待過去呢。那我一條性命。還想活得成嗎。他不但將錢如數還我。並且酬謝。也不肯受我一文。還把我送上車來。像他這樣一位古

道可風。慷慨信義的君子。天下能有幾個呢。真是令人可敬可感了。古語說的好。施恩勿念。受恩勿忘。他對我這番深情厚意。再也使我不能忘却了。頓時腦筋裏的思潮。像那追風追電的車輪一般。思前想後。不住的翻騰飛滾。

突然車子砰的一聲。停下來了。已到龍潭站了。有不少的乘客擁了上來。大家臉上都現着驚慌的色彩。只聽他們七張八嘴的說道……這一燒可要燒死不少人了……船上失火。是沒有人敢救的……開泰輪船失火了……就在這裏江心裏……陶宗侃不覺大吃一驚。忙立起身來。向前打聽。果然開泰輪船已在江心失火。暗想。我本來預備也乘這船的。若非帳款遺在茶館裏面。我已上船了。此刻既經失火。還怕不同歸於

盡嗎。莫說東家帳款化爲烏有。連我的性命早已丟在大江裏了。我雖受了一次失款的驚嚇。幸虧遇着好人。不但帳款分文未有失去。總算托天之佑。已將性命保住。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若照這事看來。我的性命。却從那火窟裏面。逃出來的。那船上的人。所受的飄流火炙的苦楚。就是我的影子。魏中和既救了我的性命。我何能睜着兩眼。任他們活活的燒死。淹死。不去救呢。罷罷罷。救人要緊。東家的帳款。只好等我回去。變賣家產。去償還他了。主意打定。那無情的車子。已汽笛一聲。慢慢的活動起來。忙由車上跳下。直向江邊跑去。

陶宗侃來到江邊一看。只見熊熊火光。照得徹天通紅。開泰大輪。正在江心。風趁火勢。火借風威。烈烈的狂燒。只聽呼救聲。風聲。炮裂聲。救命

聲哭聲投水聲搶物聲……人聲鼎沸。吵得映天作響。水面上飄着不少人頭。以及箱籠什物。順水來去。江邊雖停着不少船隻。有的搖着短棹。馳往下流。搶撈什物。有的攏在岸旁。男男女女。都站在船頭上面。看火燃燒。陶宗侃隨大聲喊道。你們快去救人啊。倘能救得一人上來。我送五十塊錢。你們快去救啊。果然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陶宗侃一連喊了幾聲。早有幾條小船。聽見這話。以爲有利可圖。都忙着喊道。我去我去。說時拿起篙子。在岸上一點。將船頭撐開。直向江心馳去。陶宗侃隨即跳上一隻大船。幫着前去撈救。那知正在夜潮高漲的時候。浪花飛濺。船到江心。那能把持得住。直順着奔騰急流。迴旋下去。陡見一人頭頂。冒在水面。忽浮忽沉的。隨着惡浪來。大家忙將繩索拋下水去。執着有鈎的長篙。迎頭攔救。

漸漸已到船舷旁邊。大家七手八脚。把他由水裏撈起。再留神一看。乃是一個中年婦人。手裏還抱着一個四五歲的男孩。已經被水淹得只剩一口氣了。大家忙去燒了一碗薑湯。給二人灌下。隨將他們肚裏的冷水。也設法嘔出。接着又撈起三個人來。那開泰輪船。在江心裏面。燒了一刻多鐘。方才沉下水去。所有被難的人。都由各船分頭救起。陶宗侃便叫將船攏岸。慢慢施救。所幸救起幾人。均皆落水未久。施救起來。比較容易。忙了一夜工夫。已經完全甦醒過來。陶宗侃心裏甚是歡喜。隨向各人安慰一番。便細細探問他們的去處。那知這一問不打緊。倒問出兩樁驚人的事來。原來那三人當中。一個年輕男子。乃是自己東家的外甥曹鳳生。因聞黃人瑞的夫人。梁氏生病。特由南通趕來探視的。那個中年婦人。正是那

位不貪意外之財。魏中和的妻子許氏。因往蕪湖家中過節。不幸竟遭這場大難。頓時陶宗侃的心裏。不禁起了無限的感想。這真是眼前因果。循環報應了。便拿出二百元的鈔票。分給各船。又給了那二人二十元的盤費。以便還鄉。隨將曹鳳生安頓在客棧裏面。便同許氏乘了下行快車。向鎮江而來。那知魏中和在家。早已得着開泰失慎消息。直急得心驚膽碎。手足無措。隨即派人趕去打聽。眼睜睜的等了一夜。連一點動靜都沒有。心裏更是焦急。忽然看見陶宗侃。伴着自己妻子。安然走來。真是又驚又喜。這才將心放下。陶宗侃便將在龍潭地方如何相救的話。說了出來。魏中和自然對他萬分感謝。不消說得。忙去沽酒款待。陶宗侃因曹鳳生在客棧裏等着。怎好耽擱。便告辭一聲。仍舊回到龍潭。在當日晚間。已同曹

鳳生趕到浦口了。

當時見了黃人瑞。便將遇雨遺款。得魏中和慨然相還。幸未慘遭絕頂之險的緣故。到了龍潭地方。一時存着人溺己溺的心理。才去救援。無意中把曹鳳生。以及魏中和的一妻一子救出的話。原原本本。好像背熟書一般。一字不瞞的。說了一遍。隨將用剩下的三百四十塊錢。交了出來。並云所有用去的款項。情願自己回家設法歸還。黃人瑞笑道。你做的這樁事情。正合我的心意。區區款項。有什麼要緊呢。像這種濟人之急。救人之難的事情。莫說用這幾文。就是再用多點。我都毫不吝惜的。你這次竟能見義勇爲。不但救了不少乘客。並且救了我的外甥。間接直接。已救了無數性命。就是我們兩家。都已受了莫大的實惠。還當重重的謝你才是。

何能要你再賠償這點款子呢。望你切莫放在心上。我不是當面恭維你。久已知道你是個誠實可靠的人。且能剛果善斷。更使我佩服了。承你這番情義。此刻尙非爲情的時候。以後總有相當的酬謝的。你這兩天已辛苦了。不妨早點去休息休息吧。

壁上的鐘聲。不住的滴得滴得的響着。陶宗侃獨自一人。深鎖着兩眉。懶洋洋的躺在床上。不禁暗自想道。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只爭來早與來遲。這本是前人勉勵後人的說話。那知種瓜得瓜。種豆得豆。因果循環。却沒有絲毫會錯的。雖是昭昭在人耳目。大都忽略過去。若非自己親身閱歷。誰肯來相信呢。現在世道人心。已經改變。因果的道理。也比從前報得快了。就以我這次事情而論。更是明白昭彰。絲毫不爽哩。倘魏中和貪得

意外之財。不將帳款還我。我固死多活少。何能再去援救他的妻子呢。這樣看來。不啻他救我一命。即是救他一家。所謂一念之善。可招百祥。救人等於自救。殺人勝是自殺。可見冥冥之中。沒有什麼人我的界限的。全在自己作爲罷了。至於老闖黃人瑞。却也是個輕財重義的人。所以他的外甥曹鳳生。也就適逢其會。因而遇救。不然那有這麼巧呢。他這樣一層一層的推想下去。頓覺這茫茫的孽海。形形色色。無一樣不是鏡中之花。無一事不是坑人陷阱。雖未到那大徹大悟的地步。已覺世間酒色財氣。四大蠹賊。無一不空了。胡思亂想的。想了一陣。方才沉沉睡去。

過了兩天。行裏回家過節的同事。都已來齊。大家沒事的時候。仍同從前一樣。聚在一起。有說有笑的。閑談消遣。但是陶宗侃自從經了這次

感觸以後。好像心裏。常擔着什麼心事似的。雖有時同他們談談說說。已沒有先前那樣。隨機應變。引人發笑了。所談的話。都是那些一本正經的事兒。大家也不同他辯駁。只在背地裏切切私語。調笑取樂。陶宗侃見他們不來胡纏。落得自己清閑一點。也不去同他們鬼混了。大家見他終日總是绷着板板六十四的面孔。從未有過一次笑臉。心裏實在老大不很願意。這天晚飯以後。大家不約而同。把他團團圍住。擁入一間小房裏去。陶宗侃本來同他們也沒有一點嫌隙。當然不好拒絕。便隨着他們。坐下來。內中有個素稱刻薄嘴。叫賈作人的。先開口道。宗侃兄。我聽說你這趟往鎮江去收帳。把老闆的外甥。救了回來。老闆非常器重你。明年行裏的帳房。預備請你做了。你已連升三級。扒上高枝兒了。應當歡喜才是。怎

麼一天到晚。總是愁眉苦臉。連一點笑容都沒有呢。難不成你先把帳房先生的架子搭起來。待我們嗎。陶宗侃道。這是那裏話來。我們都是多年的同事。在一起兒。如同自家弟兄一樣。這有什麼架子可搭呢。而且救老闆的外甥。是老闆錢去救的。與我也沒有什麼功勞。怎好叫我做帳房呢。真說沒有這回事情。就是老闆叫我做。我也沒有這樣才幹。這樣一個帳房。你們想想。豈是我所能做的嗎。我勸你們不要信口開河取笑了。隨便談談是不要緊的。切莫傳了出去。給老闆知道。說我們吃飽了飯。不得消化。胡造謠言。還是事小。倘真個被帳房知道。與我們行裏的店事。那就大有關係了。這話是萬萬不好說的。賈作人道。你既不擔着做帳房的心事。爲什麼常是一人。躲在房間裏。不同我們來談笑取樂呢。陶宗侃道。我近

來也不知什麼緣故。心裏總覺悶悶的。不像從前那樣高興了。所以沒同你們來閑談。大約我要病了。亦未可知。有個尖嘴狹腮。名叫胡鸞一的插口道。我曉得了。你這毛病。一定還是心病哩。大約因為我們節下都回家去。老闆叫你出去收帳。沒有回去。心裏是想你們嫂子。想出病來了。賈作人道。我是知道的。他們夫妻倆。一向是恩愛的。我看你明天向老闆告兩天假。也回去一趟吧。她在家裏。也時時刻刻的想着你哩。你已有幾個月沒回去了。不怕她不想得心焦嗎。你也應當安慰安慰她去。這才是個道理啊。陶宗侃道。我所說的。都是正話。你們倒胡扯起來。倘若我要回去。就回去一趟。這有什麼要緊呢。胡鸞一道。你說的正話。我們也說的正話。這本是天經地緯的正事。誰說不正呢。賈作人道。你們還不曉得呢。這陶家

嫂子。我們雖沒有見過。昨天聽見杜元吉兄說起。她不但雪白的皮膚。條苗的身段。人品生得好。並且玲牙利齒。能講會說。節前元吉兄到他家去送錢。還留住他在那裏吃飯哩。那一番親近體貼的工夫。真就夠人消受了。不像我們家那個黃臉婆子。只會做穿衣裳架子。囊飯的蒲包。死板板的一點人情世務都不懂。見了生人。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。臉早紅到耳朵根了。你們如其不相信。元吉兄現在這裏。不妨當面問他。說畢就是吃的一陣陰笑。杜元吉道。狗嘴裏從來不生象牙的。一句話。到你們嘴裏。就編出多少話來了。宗侃兄的家裏。我雖然去過。但是我們嫂子。却是一位規矩正經人兒。像你們這樣亂說亂道的。謹防死了到閻王老子那裏。打入拔舌地獄。去受敲牙摘舌的苦楚。大家復又取笑了一陣。方才一闕。

散去。各自歸寢。諸位他們爲什麼要這樣互相調笑陶宗侃呢。這裏面却也有個道理。

原來陶宗侃家裏。住在南京上元門外。蓮花渡的小鎮上。鎮在半城半郭之間。也有二三百戶人家。地方清幽。景物宜人。却是個俗塵不染的所在。他的妻子盧氏。年方二十外歲。本是個書香餘蔭的閨秀。粗知文字。舉動謙和。却是一位溫柔敦厚的好女子。雖同陶宗侃結婚了三四年。並未生過一男半女。堂上又無翁姑。只靜悄悄的。一人住在家裏。便將庭前的空地。闢作一方小小的菜園。按着時節。種些鮮花菜果。在那燒洗餘暇。就去澆水加肥。雖終日度着田家清閑生活。倒也覺得其樂陶陶。不感絲毫寂寞。杜元吉的家裏。就住在蓮花渡的東面。一個小村上。相隔不到二

里路的光景。所以陶宗侃遇着杜元吉回家的時候。如有什麼事情。都是託他順便帶去。端午節前。陶宗侃又託他順帶家用。自然不好推辭。次日午前。便由浦口買輪渡江。在那炎炎烈日下面。跑了二十多里的路程。已跑得滿頭是汗。到了陶宗侃的家裏。已經敲過一點鐘了。盧氏雖然是個年輕少婦。因為家裏無人。只好上前招待。忙去泡茶舀水。杜元吉將面揩過。便把二十塊錢。拿了出來。交給盧氏。並說陶宗侃因替行裏往鎮江收帳。恐怕不能回來過節了。盧氏當時將錢收下。因為他是丈夫的同事。又係託他帶信才來的。而且天已過午。諒他還未吃飯。好的家裏有現成的飯菜。就將他留住吃飯。這本是人情來往。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。杜元吉謙讓了一陣。也因她誠心挽留。加之天時又熱。已經跑了半天。雖是離家

不遠。肚裏早已餓了。也就勉強答應下來。盧氏便端了一隻凳子。站了上去。舉起手來。去拿掛在鈎上的飯菜。那時婦女衣服。正由緊肌貼肉的瘦裝。改成舒徐合體的寬腰大袖。鄉村婦女。只知依樣葫蘆。那精剪裁的奧妙。盧氏將手一舉。杜元吉坐在旁邊。無意中兩隻眼睛。順着她的袖子。看了進去。那知連半邊酥胸。都瞧見了。盧氏還未在意。他倒覺得難以爲情起來。隨即將身立起。說因家中有事。急須回去。不能吃飯了。盧氏見他執意不肯。只好向他謝了一聲。由他逕自去了。

杜元吉本是個鈍口拙腮。老實無用的書呆子。性情頑固。不問可知。他自從見了這次不良的現象以後。時時刻刻。都把他記在腦子裏面。隔了兩天。他到行裏。在大家無事。談笑的時候。不覺顛頭幌腦。大發起不合

時宜的牢騷道。現在的世道。真是今不如古了。你看從我們記事以來。不說別的。單那婦女的衣服。時而瘦。時而肥的。也不知翻了多少花樣。鬧了多少次數。在我看來。過瘦了。把渾身的肥肉骨頭。緊棚棚的都露了出來。固然不好。就是現在時興的。這種大大的袖子。也不高明。書上有句話。叫衣求適體。總要修短合度。肥瘦可身才是。大家知他是個有名的傻子。常常拿他醒脾取笑。再加胡鸞一賈作人。那班油嘴薄舌。尖刻過人的傢伙。正愁沒有談笑的資料。見他傻瘋發作。也就有心同他作耍。便趑趄着道。不錯啊。前天陶宗侃。託你帶錢家去。你一定又會見陶家嫂子了。你是常到他家去的。已經很熟了。她一定要留你吃飯了。你在他家。吃些什麼好東西。可能告訴我們聽聽嗎。杜元吉道。還提他哩。提起來。連我的心肺都

氣炸了。賈作人聽了這話。知道內中另有別情。便進一步的追問道。你這話怎講呢。莫非陶家嫂子。對你不好麼。沒有留你吃飯嗎。杜元吉道。飯是留我吃的。可惜我看見那個樣兒。已經吃不下去。便瀉着一肚皮的悶氣。跑回家了。胡鸞一道。她給你看的。是個什麼樣子。為何連飯都不吃。就氣跑了呢。杜元吉便將以上的情形。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。大家拍手笑道。妙極妙極。你真是個傻瓜。有這個好樣子。你為什麼不看呢。說不定。你把飯吃過。還有再好的樣子。給你看看呢。杜元吉正色道。我所說的。都是正經話。你們倒反胡猜胡疑了。大家笑道。好好好。倒瞧不起你。這個呆頭呆腦的酸瓜。同陶家嫂子。還有這個調調兒哩。直把杜元吉氣得面色鐵青。也不回答。就將屁股一掀。鑽到自己房間裏去了。

從此以後。他們得到這樁有趣味的。事情。不但常同杜元吉在背地裏。鬼鬼祟祟的追問。有時對着陶宗侃。也說出些不好聽的話來。陶宗侃知道他們。一向是喜歡說笑語的。倒也不在意中。那知一日兩。二日三。他們竟常常放在嘴邊。說個不停了。甚至用紙剪成一個小烏龜。貼在他的背心上。面。房間內。也貼起我是元緒公的字條兒。陶宗侃不覺有點疑心起來。暗想我已。有兩三個月。沒回去了。莫非我的妻子。在家不守婦道。做出什麼辱門敗戶的事情麼。不然他們。那能常是這樣冷言冷語的取笑我呢。轉念想道。唉。我也神經過敏了。這本是朋友同我。鬧趣鬧笑的。怎好當作真的一般。去冤枉好人呢。而且我那妻子。雖然年輕。却是個深明大義的人。並非那班庸脂俗粉可比。我們感情又好。這種有傷廉恥的勾當。

她是萬萬不會做的。我何必枉費心思。去猜疑她呢。這不是太無謂了麼。陶宗侃胡思亂想了一陣。也就把這事輕輕放過去了。誰知他們。仍是你言我語的打趣他。並且想出種種法兒。向他作耍。像這樣無意識的。天天鬧着。任你有萬分鎮靜工夫。鐵石心腸的人。再也不能忍受了。陶宗侃不由的真個疑心起來。再遇着他們說笑的時候。便留心探訪。一連探訪了幾天。却有形跡可疑的地方。再向他們一問。那有實話肯說。都說綠頭巾。也不是我們可以給你戴的。除非你自己去問你們嫂子不可。陶宗侃聽了這話。格外疑上加疑。信以爲真。不禁心裏又氣又恨。暗想這種賤貨。還能留在世上。遺我家門之羞嗎。不由的竟因這莫須有三字。動了殺害的念头。隨悄悄的到鐵匠鋪裏。定打了一口六寸多長短刀。暗暗的藏在身

邊。這天飯後無事。他們倒又聚在一起。海闊天空的談了起來。陶宗侃到了這時。滿肚的氣憤。再也按捺不住了。隨向黃人瑞說。說自己身體不好。想告假回去。靜養兩天。黃人瑞那知端底。當然不好阻難。便一口應允了。陶宗侃隨告辭一聲。渡過長江。直向蓮花渡走來。

郊外一陣陣的微風。拂面吹來。甚覺涼爽。雖是已到初秋天氣。那眼前青葱濃蔭的草木。仍是生機勃勃的長着。沒有一些凋零黃落的氣象。田間芬芳馥郁的稻花香。隨風送來。更覺沁人心脾。陶宗侃急匆匆的向前直行。那還有心觀看這秋色野景。到了蓮花渡的鎮上。已經太陽銜山。並且星星點點的。落起雨來。走到自家門口。只見兩扇大門。緊緊的關着。門前兩顆梧桐樹。綠葉婆娑的。已比前次來家時。高得多了。隨走到門口。

貼耳一聽。只聽裏面機聲。帖帖析析的響個不停。隨在門上重重的敲了兩下。裏面的機聲。忽然停止。片刻工夫。盧氏笑吟吟的把門開了。真是仇人相見。分外眼紅。陶宗侃不由的一腔怒火。從小肚底下。直冲上來。隨將那柄尋仇覓恨的短刀。拔了出來。對着盧氏胸口。深深的直刺進去。可憐哎呀一聲。也沒聽見喊出。就倒在地上了。陶宗侃隨將大門。從外面關上。便沒精打彩的。在小雨下面。低着頭向前走。也不知走了多少遠近。猛的路旁。走來一人。一把將他拉住道。宗侃兄。你才由浦口回來嗎。現在冒着雨。又到什麼地方去啊。陶宗侃不禁嚇得一跳。隨抬頭一看。乃是金雞村從前的學友許覺明。忙將心神鎮住道。我……我到……許覺明道。冒着這樣大雨。還到什麼地方去呢。我們已許久不見了。不如到我家去談

談吧。說時就將陶宗侃拉着。二人共撐着一把傘。且行且談的走去。許覺明到了家。忙去拿壺沽酒。關照預備晚飯小菜。二人對坐下來。淺斟低酌的把酒閑談。窗外的雨點。滴滴淋淋的下個不停。及至將晚飯吃好。那知雨勢格外下得大了。許覺明帶着三分酒興。笑聲道。這才是風雨滿窗。晤故知哩。宗侃兄。這樣大雨。你怎麼好走呢。不如且住在這裏。索性我們暢談一夜。等明天早晨。再回去吧。陶宗侃嘴上雖是連聲說走。心裏正愁沒有去處。難得他肯挽留。真是正中下懷。自然順水推舟。答應住下了。二人復又談了一陣。方才各自安息。陶宗侃是個有心事的人。睡在床上。翻來覆去。兩只眼睛。再也不能合上。頓時眼前。現出種種的幻像。看見盧氏笑嘻嘻走來。忽然變作一個披頭散髮的惡鬼。撲向前來索命。接着多少

如狼如虎的公差。拿着鐵練進來。把自己鎖在法庭上面。受嚴刑審問。千變萬化。如同做影戲一般。一幕一幕的演個不停。眼前所見。都是自己。不願看的。恐怖的情形。不禁嚇得手軟筋酥。根根汗毛。都直豎起來。雖用棉被。將頭緊緊蒙住。那千奇百怪的惡影子。仍是緊緊跟着。不住的盤旋。顛顛倒倒。一直鬧到天明。方才朦朧睡去。一覺醒來。天早大亮。隨即披衣爬起。看看外面的雨勢。已比昨天小得多了。暗想昨天闖下這場大禍。今天一定要敗露了。現在家裏。既不能去。行裏亦不是安身之所。此刻且到什麼地方去。好避這殺人的罪呢。只恨自己一時猛浪。已弄得無家可歸。不禁心裏有點後悔起來。忽又想起盧氏。從前一番好處。更覺私心愧懣。暗中說道。罷罷罷。我還逃什麼呢。殺人償命。律有專條。我雖逃得一時。終難

逃過一世。縱不受法律裁判。亦難逃良心譴責的。不如且去同她死在一起。倒可恩怨兩清了。隨將早飯吃過。便欲回來。許覺明道。現在已經雨住天晴。不如且在這裏。將飯吃過。等路上吹乾。再回去吧。陶宗侃雖執意不肯。無奈許覺明再三留住。只好捺着性子。將飯吃過。這才告辭一聲。走了回來。到了鎖上一看。仍同從前一樣。一點沒有驚慌的現象。走到自己家的門前。用手在門上推了兩推。門仍緊緊的關着。再側耳向裏聽去。繼續的機聲。仍是帖帖柝柝的響個不停。陶宗侃不覺詫異道。這是什麼道理。昨天確已把她刺殺了。怎麼今天還活着呢。昨天雖是天時已晚。家裏的大門。總不會認錯的。若說誤殺別人。今天亦當吵嚷起來。怎麼仍是靜悄悄的。太平無事呢。而且現在情形。却同昨晚一樣。何能會錯呢。陶宗侃頓

時心裏。好比丈二和尚。一時也摸不着頭腦。不知究竟怎樣才好。暗中想道。且不管他三七念一。還是進去看看再說。隨用手在門上敲了兩下。忽然裏面機聲停止。接着一陣腳步聲音。盧氏已將門開來。仍同從前一樣。堆着笑臉道。你回來了麼。陶宗侃也不回答。氣匆匆的走了進去。盧氏隨就將門關上。忙去泡茶弄水。陶宗侃道。這兩天有什麼人到家裏來過嗎。盧氏低頭想道。還是五月初四。東村的杜先生。來過一趟。說你到鎮江收帳去了。託他帶二十塊錢來的。隨後並沒有人來過。陶宗侃陰笑道。哼。哼。你們在家真會應酬人。我託他帶錢來。把錢收下就是了。爲什麼又要留他吃飯呢。盧氏道。那天他到這裏。已經過午。天氣又熱。我因家裏有現成的飯菜。所以才留他吃的。隨後他也沒吃。就走了。陶宗侃道。你的心腸真

好。昨天傍晚。我叫他來。他沒有來嗎。盧氏道。昨天晚間。沒有來過。我昨天吃過晚飯。因下大雨。織了一回布。就睡了。陶宗侃道。你在家裏。自然是無愁無慮。過的快活日子。盧氏道。你往常回來。都是歡天喜地的。怎麼今天到家。這樣有氣呢。莫非你在行裏。同誰嘔氣的麼。如有什麼。不如意的事。情。不妨好好的說出來。何必這樣氣呢。多氣是要把身體氣壞的。你要保重一點才好。陶宗侃道。誰敢給氣我受。他的性命。那就不想要了。盧氏知他正在氣着。使用話岔開道。你肚裏餓嗎。我去燒飯來給你吃吧。還有我在園裏長的兩樣時鮮菜哩。是你歡喜吃的。我也燒來給你嚐嚐。可好嗎。陶宗侃道。人家到我家來。還留着吃飯哩。難不成我來家了。就應不吃飯麼。這話還要問嗎。盧氏見他越說越不像了。而且這種聲色俱厲的情形。

從來也未有過。心裏甚是狐疑。又不便多問。惹他生煩。只好忍氣吞聲。對他笑了一笑。轉身向廚房裏走去。陶宗侃呆呆一人坐在那裏。不禁把以前的事情。同昨晚情形。重行想了起來。頓時腦筋裏像無根的潮水一般。不住的奔騰澎湃。想了半天。仍舊得不着一點解決。不禁心裏悶悶不樂。這才是人逢喜氣精神爽。腦悶愁腸睡睡多。不由的倦眼惺忪。精神困憊。隨走到房裏。便朝床上一倒。正在是睡非睡的時候。忽然看見一位白髮如銀。慈眉善目的老婆婆。手裏扶着一根拐杖。笑容可掬的走進房來。陶宗侃正欲詢問。那老婆婆早開口道。陶宗侃。你真好大膽啊。你妻子有什麼虧行敗德的事情。落在你的手裏。竟敢白晝行凶。拿刀來殺他呢。哼。哼。你這樣大膽妄爲。還了得嗎。說時一把將陶宗侃拉出房來。指着當中供

佛的一張長几上道。你看你看。陶宗侃一眼看去。不禁嚇得目瞪口呆。神色陡變。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那老婆婆隨怒聲道。陶宗侃。你知道你的罪嗎。若不是你種下的一點積德。此刻早已沒有命了。你這東西。聽信流言。不明事理。還能算個堂堂七尺之軀的。男子漢大丈夫嗎。說時就將手裏拐杖擎起。兜頭擊了下來。陶宗侃忙向旁邊躲讓。心裏一急。不禁驚醒。原來是一場南柯大夢。隨即翻身爬起。跑了外來。到佛前香几上一看。只嚇得肉跳心驚。遍身冷汗。魂靈兒已飛去半天了。忙將盧氏喊來道。你快去替我買份香燭來。盧氏驚問道。你將才到家。要買香燭。做什麼呢。陶宗侃道。你快快去買。我有用處。等你買來。我自自然會告訴你。盧氏無法。只好把香燭買來。陶宗侃隨將香燭點起。由香几上。把一柄小刀取了下來。便將在

店中如何誤聽讒言。心中一時氣憤。就打了這把小刀。昨晚回來。想把你殺死。幸得觀音菩薩。慈心解救。未遭橫禍。所以才買這份香燭。一來感謝佛力。化險爲夷之恩。二來……盧氏聽了這話。直嚇得心膽俱碎。再見他執着一柄明晃晃的短刀。早跪在地上。流淚哭道。我盧家女兒。雖不敢上比古人的貞烈。却也知道三從四德的道理。忠臣不事二主。烈女不嫁二夫。我既做了陶家媳婦。那些損人格。傷廉恥的勾當。豈是我能做的麼。而且我同你。已做了幾年的夫妻。我的性情。你也應當透徹了。何忍聽信旁人毀謗流言。就來想把我殺死呢。不幸昨晚被你殺了。在你是出於一時氣憤。我却受着不白之冤。含羞蒙垢的。死在陰間。叫我有何面目。去見你家公婆。我家父母呢。說時格外抽抽噎噎的痛哭。陶宗侃隨向前將她攙

起道。你起來吧。不要哭了。怪我一時錯悞。我現在知道。你却是個好人。請你不要記在心上了。但是我受了這次莫大的教訓。已從懵懂睡夢中。感着清醒覺悟了。人生等於蜉蝣。在這電光石火裏。擾擾百年。只不過一剎那工夫罷了。古語說的好。不是冤家不聚頭。我們雖做了半世夫妻。或者就是前世的冤家聚頭。亦未可知。倘若昨晚真個把你殺了。不但同你又結下一層冤仇。我也不能活了。現在能夠活着。正如昨日已死。今日重生一樣。若再以已了而不了。那不是冤怨相報。永無底止的日子嗎。我們二人。既得菩薩佛力。能夠偷生在世。正好借這把利刀。把未盡情愛。未了的冤怨。一齊割斷。跳出塵世火坑。這才多麼好呢。我家雖沒有偌大家私。這一點田產。也夠你一生吃着不盡了。我從今日起。就脫離了家庭關係。去

到深山古寺禮佛誦經懺悔我的業障去了。盧氏聽了這番話。不覺化悲爲喜道。好好好。你既大徹大悟。我就不能擺脫一切嗎。不如同入空門。去皈依在我佛脚下。倒反來得清淨哩。陶宗侃笑道。善哉善哉。說時匍匐在地。對着當中供的一幅慈悲莊嚴的觀音大士像。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。暗自禱告一番。隨將小刀拿起。在頭頂上一揮。已將髮辮割下。盧氏隨也跪了下去。磕了兩個頭。將頭髮打開。只見刀光一幌。那三千根煩惱絲。已紛紛的落在地上。陶宗侃隨將筆硯取出。正預備寫信。去向黃人瑞辭職。忽聽有人敲門甚急。便去將門開來一看。乃是行裏傭工何貴。陶宗侃隨問來有何事。何貴道。行裏的賈先生。同胡先生。昨天夜裏忽然得了急病。都回家去了。行裏無人照應。所以老闖派我來。請你去料理哩。陶宗侃連

連點頭道。罷了罷了。我自己還有一點俗事。未有辦了。今天是不能去了。你來的正好。請你替我帶封信去給老闍。他就知道了。說時隨將信寫好。交給何貴去了。這才是拋却塵緣求智慧。趨向淨海悟真源。不到兩天功夫。大茅山的接引寺裏。添了一位苦行頭陀。棲露山的極樂庵。也加入一位靜修女尼了。

佛 化 小 說

蓮 紅 海 孽

有 著 作 權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

◎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

著 者

姚 悔

盒

出 版 者

上海膠州路七號
佛學書局

印 刷 者

上海國光印書局

總 發 行 所

滬西：麥特赫司脫路
上海佛學書局

分 銷 處

開北：新民路國慶路口
各埠佛學書局
佛經流通處

82

1947

(2)



KBC
G
246.7
28